

儿子

Le Fils

[法]米歇尔·侯斯坦◎著

Michel Rostain

胡瑛◎译

世上最大的痛，是送你走之后，
我还留在已经没有了你的这里。

2011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大奖作品

法国畅销75,000册
版权已售德国、意大利、希腊、波兰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日本、韩国等国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出版传媒

儿子

Le Fils

[法]米歇尔·侯斯旦◎著

Michel Rostain

胡瑛◎译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子/(法)米歇尔·侯斯坦 著,胡 瑛 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9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000—4

I.儿… II.①米…②胡… III.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I565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927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7—2011—183

LE FILS by Michel Rostain

Copyright ©Oh! Éditions 2011. 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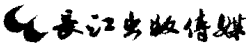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中文翻译由三采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。

责任编辑:高 娟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6.5 插页:9页

版次: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龚古尔奖

龚古尔奖和英国的布克奖、美国的普里策奖齐名，是法国最重要、最权威、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。每年颁发一次，由法国龚古尔学院的十位院士评选，颁给当年出版的“最佳长篇小说、最佳中篇小说集、最佳想象性散文作品”，以“奖励青年，奖励具有独创性的才能，奖励思想和形式上的新颖和大胆倾向”。

目录 Contents



204	202	167	137	89	73	39	1
作者的话 THE AUTHOR'S WORDS	致 谢 ACKNOWLEDGE	第六章 CHAPTER SIX	第五章 CHAPTER FIVE	第四章 CHAPTER FOUR	第三章 CHAPTER THREE	第二章 CHAPTER TWO	第一章 CHAPTER ONE

CHAPTER ONE

第一章

仍然试图找出一些话语，
来对那些已经永远沉默的人说。

仍然试图找出一些字句，
来对那些已经永远静默不语的人说。

——爱力克·佛烈德（Erich Fried）



爸爸每天都有新的进展。举例来说，他没有一天不哭的，不是五分钟哭一次，十分钟哭三次，就是哭上一整天。这是前所未有的事。他周而复始地哭，一下子停止，一下子又继续。尽管哭的方式不同，却没有一天不以泪洗面。他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决定了他当天的哭法。也就是说，他会因为一个动作，一个字眼，一个影像，忽然泪如雨下，也会没来由因为某个莫名的气味而潸然泪下，没有抽噎，没有皱眉或吸鼻子，只是静静地任眼泪流下。

早上是他特别爱哭的时候。

我死后第十一天，爸爸拿我的羽绒被去洗。他抱着我的被子走上辜艾迪克街，鼻子使劲地往里嗅。他自以为闻到了我的味道。其实这也不无可能，因为我从来没洗过这些床单或被褥，我经年累月睡着。拿着我的被

褥，他不但不觉得我残留在白色皱褶里的气味刺鼻或难闻，反而把那些当成像圣体般的宝贝。爸爸在被子里啜泣，为了躲避旁人的眼光，他绕了许多不必要的路。他先是走上右边的奥伯斯巨路，然后往南走，接着他又往回走，陆陆续续地经过毕航路、爱弥儿佐拉路和菜市场。原本只要走一百公尺就可以到的路，他却因为想趁机多闻一下我棉被里的余味而走了四百公尺。最后就在推开店门之前，他又再闻了一下被子。

费雪来的玉娜正在店里往自动洗衣机里投币。爸爸已经没办法再拖下去了。有人过来请爸爸节哀顺变，洗衣店老板也上前慰问，爸爸不得不从被子里抬起脸来。爸爸应该很希望这种情形继续下去……像是有一长串排队等待的人，顾客突然来了个电话，有人要求送货，有台风等等，任何事都行，只要让他有足够时间再多闻一下我残留下来的味道就行。但爸爸要忍痛割舍的时候还是来了，他终于认输了。

回到家之后，他发现家里的那只狗正在咬我的拖鞋。拖鞋理所当然也有我的味道。爸爸，你该不会是要和妍卡抢我的臭鞋来吸吮吧？

那只狗是在什么时候辨认出我的气味呢？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看起来应该是在她来这个家一百天之后，不过那还要看新主人疼爱她的程度而定。如果她因为主人的过世而失宠，甚至因为思念主人而哭泣的话，她又会哭多久呢？一百天，一年，还是三年？这点应该可以很客观地计算出来。妍卡冲向我的鞋子，嗅着皮革以及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，这种情形还会持续多久呢？爸妈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完全放弃搜索我踪迹的机会呢？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冷静地面对我的遗物，不再哭得那么伤心？难道我非得时时刻刻常在他们生命中？这个问题也很有趣。爸爸，想必你在啜泣与啜泣之间，也会因为我的死使你对未来产生茫然而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。

你的新世界乱成一团。你的个性虽然传承自上一代，却不是好的传承。“亲爱的，祝你好梦连连，爱你的娜妮！晚安，我的小鼬鼠。”当老爸发现我的手机里情人用我的绰号传给我的短信时，他感到有点不自在。他忍不住在我遗物里东翻西找，他显然以为可以找到她会对我说她爱我，也认定我一定会叫她“小娜妮”。毫无疑问，“小鼬鼠”这个绰号困扰着他，他也许该去找

一些关于鼬鼠的资料。玛莉为什么会叫我“小鼬鼠”？因为我会咬她的耳朵、嘴唇和胸脯吗？Google上说鼬鼠是一种夜行动物，难道是因为我晚上没有在固定时间上床睡觉？

爸爸不喜欢绰号这种东西。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有“小鼬鼠”这个绰号，除非你向我的女友坦承说你看过她传给我的短信。我不相信你敢随口问她这个问题。

同一天晚上，你在手机最前面的短信里又找到一封上个月，我死前一个月，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的短信。内容是：“赎罪之星，好心的里翁，最新消息：明日的汉斯？为了好玩而研究教堂。”爸爸开始兴奋地破解密码。这个信息一定和我在死前找罗曼一起去阿姆斯特丹旅行那件事有关。我当时说我们要去汉斯时，其实是说谎。如果我告诉爸妈说我其实是去那个堕落天堂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很失望。但是对于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来说，那的确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计划。爸爸，你二十年前不也做过同样的事吗？再说，罗曼从荷兰回来之后，也确实绕道经过汉斯。我则是回到博坦尼，归还那辆好不容易才借来的车。而那个短信，就是罗曼在汉斯传给我的。

那个短信还是个不可解的谜，到底什么是“赎罪之星”？多年后你会去询问罗曼真相，但现在则是一个谜团。

听说爸爸非常不屑于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，甚至连自己祖先也没兴趣知道。他还补充说自己只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我，也就是他儿子的名字叫做“里翁”。但就在今天，就在我死后不久的今天，爸爸什么都没有了，没了祖先，也没了子孙。

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，我和学校行政部门的预防医学部门有约。令人不解的是，我在十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约会的前四天就已经死了。我是什么时候预约的呢？这就是令爸爸百思不解的地方。从埋头照时间顺序整理我的文件开始，他就已经看过那张纸片两次甚至三次了。“大学预防医学部”，他只在我保存的这张小表格上看见以下的字眼：“大学预防医学部，十月二十九号和……女士”在几个白点之后只是标示出“和……女士有约”，并没有写出是哪位女士。

丧礼后的第一个礼拜，也就是丧礼举行过后，所有亲朋好友都离开之后的那个礼拜，正是他最混乱的时候。孤独就是从死亡的那个时间点才真正开始，爸爸整

天都在整理我的遗物，在电话与电话之间哭泣，在无法借口对灰尘过敏的情况下不断擤鼻涕，仔细重新检视过那些一堆堆无保存价值的课本之后，他虽然认命地扔掉我大一和大二的旧书，却还是拿着英文和数学课本翻来翻去，看我是否遗漏了任何会带给他提示的只言片语，图画或是某件私人物品。结果他只找到学生因为听不清老师说什么而写的废话，其它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个记号都没有。就在几个小时疯狂而不严谨的搜寻之后，就在爸爸终于认定我已经死了这个事实之后，却又突然在那张让他烦恼不已的预约单下面，发现一个铅笔所画出的微小记号。这个记号虽然小得几乎无法用肉眼辨识，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，它证明了我当天不是预约和医生做学生年度预防管理检查，而是非常明确画下这个记号，这个和精神科医师见面的要求，的确是我自己提出来的。

这一点让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。

爸爸又笼罩在旧有的不安里。那种不安在我死亡的那一瞬间曾经出现过，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把它赶跑了，却发现它还在那里，不安再度回来。长久以来爸爸内心

抱持一种信念幻象，有一种无上的潜意识力量，一种灵魂与欲望的疯狂状态。我活着因为我想活；所以，我死是因为……我没有勇气继续想下去。

我的死亡是因为运气欠佳，还是因为受到微生物的突袭？这个问题，爸爸曾经问过自己不止一千次。再不就是自己戒心不够，某一瞬间，我忽然有了不是那么想活下去的念头，然后就轰然一声！爸爸始终相信，或是懵懵懂懂地知道，人只要一不留神就会降服在死亡的淫威之下。爸爸不见得认为人有死亡的欲望，不过很类似的，他或许了解到，在我们内心有某种杀伤力很大的驱动力。所以他很想问问，我是不是在那些日子里，不自觉中，多多少少，自愿地，对这种自我摧毁的力量敞开了大门？

对爸爸来说，在他长久的记忆里，每一天的生活都代表了自己决定要活下去。那时的他充满生命力。现在，我死了以后，他以一种疯狂的意志，对着每个地方的每个角落大叫，“好好活着”。他必须这样大叫，“好好活着！让生命充满光亮！”疯疯癫癫的老头子，这么做

对你有帮助吗？死亡会审阅人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，好看它是否突然降临。无可辩驳的，我们自身的死亡将会是最后一个范例。决定活下去，用活着的每一天回应这个决定，从恶魔的口中呐喊着“好好活着”。直到我们闭嘴然后死去的那一天。爸爸独自呐喊着。我与医学中心的约诊引发他各式各样的臆测。难道在三个星期前，我就盘算着这次的面谈以及死亡的可能？

好几天以来，爸爸的确又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，仿佛是为了减轻他的妄想，当他看到我的汽车仪表盘，发现我在死前几个钟头才加满油箱时，他高兴得哭了。装满燃料不正表示我对未来充满了计划吗？另外，我对生命的渴望也表现在我订阅了《世界日报》这件事上（我死后的第二天，我订的首期《世界日报》就出现在我在汉那的信箱里了），我要看的《世界日报》，我的生命，我每天的生活，这些不都表示我对生活充满了计划？我甚至用学生票的价格预订了汉那剧院的票，人怎么会在想死的时候去订《世界日报》，订剧院的戏票，或是加满油箱呢！伟大的死神只是凑巧将我撞个正着，任何人对这件事都爱莫能助，包括爸爸和我，就算